清血追毒 九北京秘製品 能治各種梅毒 [illegible] 成都市 [illegible] 總發行 南門北打金街關泰堂 東大街壽春藥房 老西門西大街泰和 [illegible] 藥房 [illegible] 市口 [illegible] 藥房

智育影院 五月十八日起演 馬賽革命

大光明 五月十八日起演 流芳百世

民衆影院 五月十八日起演 火燒九龍山

新詞彙本 [illegible]

會鑄成 專治 內症 婦女乾病 男婦危險 有驚人之醫術 地點由科甲巷 遷移南打金街 九十一號公館

笑 笑 笑 [illegible]

中華郵政認爲新聞紙類 貳拾叁年五月十九日(星期六)

成都新聞

第叁㭭肆號
社址 東御街壹伍肆號
每份售錢貳百文
每日出版一小張
崇業印刷社代印
訂報價目 每月叁角 半年一元肆角 全年三元二 外縣每月加郵費一角五

哀艷短篇

魂兮歸來

（笑俗）

地寂鳴風。天心欲雨。愁雲慘霧。瀰漫太空。時節近黃梅。蛙聲處處。柳斜寒食。花落春城。一少年在郊外遠眺。手持鮮花一束。徘徊於一坏黃土間。墳上紙錢。爲風所吹。盤旋空際。恍若蝴蝶飛舞。少年首頻俯仰。若抱無窮之感者。彼何人斯。奚惆悵而獨悲耶。實傷心之懷抱也。少年名傲秋。字笑菊。揚其姓。幼則悟穎過人。無兄弟之相親。有椿萱之庇蔭。尤能束身自愛。善體親心。乃父以得子如孫仲謀。視之不啻掌上明珠。輒語人曰。此吾階前玉樹也。年及就傅。即延師返家課之。與其母舅之女亦梅共讀。亦梅貌頗娟好。亦一聰慧女童。少於傲秋一歲。故以表哥呼之。從此梅傍菊籬。無猜兩小。執經問字。互證推敲。老人覩此一對天眞小孩。已有佳兒佳婦之想。駒光荏苒。歲月催人。傲秋與亦梅。不覺由髫齡而至成立矣。此時二人盡得乃師衣鉢。更且青出於藍。一則詠絮才高。一則吟成七步。而其師亦以桑榆暮景。不能任勞。遂乃言歸故里。比束裝就道。命駕而行。秋父設筵宴之以作長亭之餞。梅與秋盡弟子禮。依依不忍遽離。師含笑謂其父曰。好一對璧人兒。待老夫作伐可乎。乘龍跨鳳時。余當躬逢其盛也。二人頓現忸怩。相將微笑而別。越年。乃父以秋大才可造。乃使負笈申江。臨別之時。亦梅江干送相。叮嚀而囑曰。滬上軟紅十丈。最易溺陷青年。哥乎。其萬千珍重。以副高堂之厚望。而慰妹注念之拳拳。汽笛一聲。離愁莫載。船中翹首。攔岸揚巾。此時傲秋兒女情長。亦不禁黯然淚下。亦梅自傲秋去後。乃還母家。或溫舊課。或事針黹。此一朶解語花。不知幾許富家公子。英俊少年。作關雎之求也。母亦知其與傲秋一往情深者。雖已義女兒終身大事。當就其所鍾。遂請諸傲秋父母。永成秦晉之好。秋之父母。以正中下懷。乃大喜。于是乃定婚約。委禽後始諭知其子。從此有情人終成眷屬。意謂坤寬扇牒。白首同諧。詎料紅顏薄命。蒼蒼者故弄人。亦梅父旋以病沒。會其父執陳某之子劍豪者。藉世姪之誼。吊臨執紼。矚亦梅之美。乃存問鼎之心。覩亦梅母女傷情。乃以善言慰藉。並代其經營喪事。從中獻媚。梅母頗感之。及喪畢。劍豪亦時至其家。以慰其沉寂。實懷醉翁之意。一日。使人至梅家。遣達求婚意。梅母正色却之。劍豪知不可。於是由羨而生妬矣。思乘間行以中傷之。於是僞傲秋之函。寄返其父母。意謂學業未成。弗言婚事。且婚姻以自由爲主。待我另擇。可方稱心。其父母得函後。信疑參半。以彼倆感情素篤。何忽變志遷情。繼又恐其迷陷於滬上。正疑慮間。忽亦梅母至。前坐禮畢。出一函示之。則赫然傲秋却婚函也。（未完）

紀實滑稽
香豔小說

社會怪現狀

〔夢魚〕（134）

第二十八回　戮男妓蘭芬親出馬　遇暴客金桂急求援

話說小脚金珠。也是妓女出身。姘過一個上海縣署裏的幕友。生過一女。就是豔情。嗣後幕友作古。她已三十多歲咧。便正式嫁給烏龜王三爲繼室。不曾生育。爲嗣續計螟蛉一子。取名大成。今年十九歲。前年畢業中學。要求父母給他巨款赴美國留學。父母嚴辭拒絕。他閒居無事。專和同學逛馬路。吊膀子。今春被他考取了郵政。每月有三十塊錢薪水。便和同事去逛堂子。同事却不曉得他的出身。堂子裏却都認識他是渾號烏龜王三的兒子。都不招待他。遇着他叫堂唱。推說倌人感冒。他要碰和吃酒。推說房間不空。他只道老父關切堂子裏拒絕他。所以今宵闖到豔麗房間裏。不問情由拿出請客票。朱大人楊大人寫了十多張。交給房侍蘇州老四。一壁開菜單。蘇州老四道。不要寫了。這裏房間沒空。大成道。移後一天便了。蘇州老四道。明晚有盧大人在這和酒雙檯。只有兩間房間還不彀用哩。大成勃然大怒。碰桌子說道。狗眼看人低。你把謊言唐突我。別人可以來叫堂唱吃花酒。何獨拒絕我一個。蘇州老四答道。你是小老闆。妓院慣例。龜鴇龜要罰三擔燈草灰的。並不是有心唐突你。不信你向朋友探問便了。大成一聲獰叫。一路罵一路出門去了。桐生聽得分明。便向小谷笑道。此所謂倫常大變。上海社會可稱無奇不有的了。小谷道。我們走吧。可曾聽得他說要去邀人來打房間。祗要吃巡捕官司的。小脚金珠接口道。諸位寬坐好哩。等小齊生再來。叫男相幫捆他起來。抽他一陣皮鞭。諒他也不敢倔強。桐生道。這個辦法。常言道男大須婚。女大須嫁。只消替他娶個國粹老婆。包你伏伏貼貼。不來和你吵鬧。小脚金珠道。說話是不錯。但是討老婆。也非立刻可以辦到。而且他還要嫌好道醜咧。那小谷爲厭煩講家常。聽他們倆只管有搭沒搭的話不斷頭。便立起身來說道我要走咧。桐生也一手丟槍起立道。同來者當然同往。不約而同的。一齊移步向外來。惟有小芙被豔情拖住不聽行。於是三人緩步前行。剛正走到里口。迎面來一輛包車。四盞電燈耀人眼簾。桐生等不曾看清是誰。但是[illegible]叫道[illegible]

小舞台

罵卓

小舞台啟事　新打判官本已稿　未到特挑短劇罵卓　俟登完時再補登新　打判官此啟

（旦上丫環同上）國破家亡，恨奸雄濁亂朝綱，（白）俺班氏，小字季眞，先夫皇甫規護室爲臣，文武兼資，也曾封侯拜相，先夫堅辭不受，出鎮西域，不幸憂勞病故，現因董卓擁立幼主，遷帝長安，焚燒宮闕，荼毒生靈，想俺夫若在，必不肯教這豺狼得志，流毒天下，嗳！未亡人乃一柔弱女子，手無尺寸之權，終日憂國憂家，有何益處，思想起來好不愁悶人也（唱）痛先夫在西域中途病喪，留下了未亡人好不慘傷，賊董卓每日裏縱兵擄搶，這正是國將亡百姓遭殃，倘若是我夫君未歸泉壤，豈能容狐鼠輩這等猖狂，恨妾身是女流兵符未掌，斬奸佞愧無有寶劍尚方，處亂世須當要謹愼爲上，緊閉門休管他治亂興亡，（白）丫環，（丫環白）夫人有何吩咐，（旦白）你看這長安城裏的亂兵，到處搶擄，一日不得安身，吩咐家人緊閉家門，無故不許出去亂走，正是，甯爲太平犬，不作亂黎民，（全下）（未完）

中國人

錄·短命

平均不過三十歲

世界各國人的壽命，瑞典第一，男五四，五三，女五六，九八，挪第二，男五二，一九，女五五，八七，美第三，男四九，三二，女五二，五四，英第四，男四八，五三，女五二，三八，德第五，男四四，八二，女四八，三二，日第六，男四二，一四，女四三，○九，中第七，男女平均三〇，此項統計，係民國十九年，北平某敎士所調查，雖非精確，但某敎士的按語說，中國人的壽命，然他三年的調查確平均每人不過三十歲吧

▲奇疾

身體陡長數尺　斗米猶不充飢

上海航訊清江訊，沐陽縣屬堤家口，有老農顏姓者家小康，終歲勤勞，[illegible]身軀初與常人無異，比患沉疴，遍延名醫，服藥[illegible]閱數月，床褥治綿，殆危[illegible]事[illegible]

和合拍賣行
介紹購買地當田房的特點：
1、沒有押金字費
2、沒有移轉出火費
3、沒有代書契紙費
4、并替買方延請地鄰街正
5、并有律師爲公證人
6、詳細圖址行址：南新街

劉熙泉啓事

鄙熙泉此次奉派爲川報社社長已於日前由渝返省主持一切剳正積極籌備期於最近數日內復刊所有以前訂戶及未刊載滿期之廣告均於復刊時繼續分別補足特此鄭重申明此啓

感謝 湖廣館街 動一子先生

余因精明斷事如神故拆解甲數年久受困耶百謀失敗金融介郑萬狀承蒙友人洽單特讀先生指示許評決疑南北先生如迟識經過事事精解変見求來諮多佳備助生上美運勃發否去謀事有成批云東昇而泰亨紅日正爲多偏財本月旺謀良久遂心回家尋思宗不試買則匯券五叢謀料果中頭獎又登親事又成特酬金言姓宣揚感謝人不

廣告價目

本報銷場普遍如登廣告收效必宏在小字五十字以內者每日收費二角餘類推大廣告及大字不登

南土漂煙

總府街昌福館對門製革廠樓上黃金窟售店特歡迎來賓添售南土每杯四千三層樓上每杯三千煙味純香足與南土並調齊聽諸君試一枉顧便知言之非誣

廣東 白濁靈根丸

粵昌大藥房第一特效出品五淋白濁皆能發治三日止濁七日除根永不翻發請君若患淋濁不服此丸算一個鉠點每瓶定價大洋五角總府街生生藥房壽春藥房華榮藥房代售

越嶲縣縣長 兼遊擊司令 官應銘政績

越嶲邊徼幅員遼濶縣府政令鞭長莫及人民土霸之侵蝕佐治之壓迫者不知凡幾如氏弟總李董氏以分產未明經控氏於大樹堡縣佐分署楊縣佐聽牛面之詞氏發遭不白不得已甘縣上控嗣經縣爾官縣是提訊李董氏自知情虛以四百金託人行賄官縣長斥責不受秉公處理氏寃屈始得平反文官不要錢其官縣長之謂呼氏身受其恩無以爲報謹將事略登諸報端聊表謝忱

李縣氏李婦

李張氏謹啓

愛國歷史 長篇小說

玉獅帶

版權所有 禁止轉載

第四十一回 四將遭擒甄隱班師 三闖潼關徐搴進京

甄隱笑道，小姐才藻華麗，若生値武后之時，上宮婉兒，亦當退避三舍，惜生不逢時，以致韞櫝藏珠，寶釵道，過承公子獎飾，無任汗顏，妾何人斯，敢期不櫛學士，上宮婉兒，乃絕世天才，滿朝詞臣，無與倫比，故得武后寵幸，但巾幗欲求揚眉吐氣，是亦不難，本朝木蘭，即爲先例，妾常竊焉慕之，故深閨無聊之時，曾將孫吳兵法，重加註疏，並將太公陰符，以己意闡發，日後倘乞公子梭正，甄隱聞言，暗暗驚喜，更與談爲政之道，寶釵應對如流，兩人談得高興，竟忘今夕何夕，不覺已過四鼓，婢女迭次催請安宿，兩人方始入幃，甄隱攬衾問道，此處離鬨封甚近，小姐可知林傑其人否，寶釵道，怎的不知，他因嫌貧愛富，將女另字盧文柄，謀害女婿徐搴，他女兒佳芳，竟因此失踪，後來盧大人發怒，要從嚴處辦，幸虧我父親回鄉，從中解勸，方才了息，聽說徐搴，品貌出衆，滿腹奇才，乃是一個文弱書生，不知怎的，會大鬧潼關，打死無數兵將，潼關十萬大兵，亦未將徐搴拿着，父親聽着，亦甚欽喜，當徐太傅在朝時，與父親最莫逆，今聞其子，文武雙絕，嘗對奴言，賢者必有後，試非虛語，甄隱聞罷，急乘機進言，兩人愈談，聲音愈小，到了次晨，雙雙謁拜順德，順德大喜，從此甄隱，便留駐莊上，這日聞聽順德言說，徐搴又在潼關上鬨，與盧[illegible]大戰，說罷拈鬚笑道，這徐搴好生利害，竟將潼關搖動，盧爵林天下無敵，亦被徐搴打出重圍去了，現在遠近聞名，小兒夜哭，提起徐搴來了，立時止哭，徐明廣有子如此，何愁大仇不報，說畢哈哈大笑，甄隱聞言，暗暗歡喜，過邊繡房，與寶釵商量，原來洞房之夜，甄隱聽見寶釵，誇獎徐搴，便乘機進言，露出真相，願將二房，讓與寶釵，並將自己志向，及大安山情形，詳述一番，寶釵聞言，非但不怒，反將[illegible]的膽識，兩人志趣既同，更是水乳相投，明是夫婦，以[illegible]交親之心，暗是姐妹，時商應世之策，順德只當燕爾新婚，不忍別離，竟誤考期，也不催促，轉瞬將屆一年，這日甄隱，聞說徐搴鬧關之事，便與寶釵商量，寶釵道，徐郎二闖潼關，想必已到長安，我們就此進京，一則會他，二則此時魏朝賢，征伐大安無功，盧杞設館招賢，我們乘此機會，便可進展，甄隱大喜，便與順德告辭，寶釵也要同行，順德不便阻撓，由他夫婦同去，兩人跟即起程，寶釵也換成男裝，化名賈從，代了李飛熊，及入名書僮，十一騎馬，對直向長安進發，這日行至黃河渡河，看見船頭一個大漢，不轉眼看着甄隱，甄隱正同賈從談話，忽聽李飛熊一聲喝道，

妄言妄聽之青蛙神

嘯鶴

杭市湧金門有金華廟，故老相傳，極著靈異。夏正朔望，善男信女，前往祈禱膜拜者，踵相接。或謂神即梁山水泊之浪裏白條張順，招安後，奉命剿除方臘，殉難西湖，上帝念其忠義，封爲金華神，後人遂於湖畔建廟紀之，案頭無杭州府志，無從查考，不知載在祀典否也。

一說金華爲青蛙之誤，聊齋志異記青蛙神之靈異，自昔已然，於今爲烈，杭人士多篤信之，以爲神能禍福人，有時駕臨民間，覘其色彩，初爲青綠色，繼變金黃色，則欣然喜曰：（神易袍矣！）在最短期間，其家必有財運。如其色爲紅，則蹙額憂慮，恐有祝融肆虐。然無論爲禍爲福，其家必置酒焚香，虔誠供奉。拜奠訖，置之盤中，覆以紅綢，奉送歸廟，倘妄加褻瀆，不以爲意，則神亦能自歸，毋勞伴送，惟是家將遭不可思議之禍殃耳，

數年前，予寓中城某巷，時値夏夜，同居某姓，忽於庭階發現金華神，亟捧入，置之瓷盤，以白酒一杯灑之，翌晨，擬送之歸廟，則蛙已奄然化去，某姓初頗惶駭，繼復自解曰：（神尸解矣！）於是仍送如儀，其時某方賦閒，是年之冬，得一職業居然積蓄得數百金，人遂謂爲神佑云。

予遷居上城後，忽又覩其事，一日午前，同居某童，不知自何處捕得一蛙，其色彩深綠，厥狀較常蛙爲小，識者譁然曰：（是金華神也。）亟焚香燃燭，供之中庭，兒童競觀，詫爲神奇。午後，將行送神之禮，而神已迫不及待，四足向上，腹現白色，以手觸之，不復能轉側。或曰：（神不勝酒力，偶然醉倒。須臾即可清醒矣。）衆和之稱善，遂送神如故。其家人近購航空公路建設獎券數條，冀邀神佑，但神已酩酊，未必能憶及耳。

世界珍聞 續

利用鐵鳥 撲滅蝗蟲

路透敦倫電：殖民部刻將試驗剷除蝗害之新方法。前英埃蘇丹政府之昆蟲學家金氏，今日起程赴羅得西亞北部，從事試驗，以特製飛機散佈滅菌粉，按一九二九年金氏曾專心研究，認爲蝗蟲深長此種毒粉，設以飛機散佈之，則蝗害必將絕跡，此次試驗之結果，將由金氏向蝗蟲管理委員會提出報告，該會對於滅蝗新法頗加重視。

孝孫心切 不咨旣往

路透康納斯電：今日探悉端典王已與其第二孫復歸於好，聞二王孫上月娶德國商女爲婦，情願放棄王室權利，並改名裴那杜特，現悉王孫偕其新婦今日入覲其祖，宮中某員語路透訪員云，王曾與新婦接吻，並與其孫握手，已往不咨云，

新生活歌

其七

新生活。新生活。驕奢淫佚乃是舊生活。勤儉誠樸纔是新生活。驕奢之人終歸要過苦生活。勤儉之人永遠過的樂生活。淫佚之人難生活。誠樸之人比較易生活。第七歌兮新生活。問你想不想生活。你今若是想生活。哎喲喲。切記莫把路走錯。

武俠小說

大明廿七俠

（三七）

第十回 劉子章掃墓惹飛災 暴武揚奪寶興惡禍

末了撞翻了一副糞擔，潑得那挑糞的一身，臭不可聞，暴武揚方纔住馬，揚鞭大笑，後面牛兒等趕將上來，反而將那挑糞的痛罵了一頓，說他沒生眼睛，五爺馬行到此，不知讓道，却敢故意潑得這一地的，那挑糞的心中大怒，但碰上那還有敢回嘴的份兒，只得將一口烏氣，硬生生吞下肚去，不作一聲，挑了糞擔，逕向斜刺裏去了，這裏主僕等一行人，方纔按轡徐行，迤邐向前行去，繞過一座樹林，走過一道橋，前面又是一處松柏巍峨的樹林，遠遠望去，已知他是富庶人家的塋院，否則絕不至如此整齊，及至到了面前，果然所料不差，暴武揚在馬上凝神向內一望，只見裏面有四個人在內，乃是一男一女，一個老家人，一個丫環，坆前地上鋪設着祭品菜餚，那面林外，停着兩乘小轎，四個轎夫，站在那裡候命，另外還有兩匹馬，一個家丁，那光景看得出馬是這男主人和老家人騎的，家丁是挑祭品等物的，轎子是女主人和丫環坐的，可以不問而知，留神將那女子一看，不由哎呀了一聲，幾乎由馬上跌下來，連連贊不絕口道，果然好個美貌姣娘，可惜孤家無緣，說着話竟自跳下馬來，牛兒等見主人下馬，當然也抛蹬離鞍，跳將下來，趕緊上前接過主人的馬鞭子，帶住了馬，暴武揚對牛兒道，這女子實在眞好，孤家意欲將他帶了回去，問他那男的答應不答應，如果不從，咱們以多爲勝，搶了他就走，你看如何，牛兒將林內看了一眼，雖認不得那上坟的夫婦是誰，却認識那在傍侍立的老家人，因僕及主，便料定了是誰，當時見主人要搶，連忙搖手道，五爺請低聲，怕被人聽見了不便，暴武揚道，怎麼着，牛兒道，此人非比尋常百姓，五爺如和他鬧出事來，不大穩便，暴武揚驚詫道，這是誰呢，他能與孤相敵麼，牛兒道，小的雖不認得那兩口子，但是那傍立着的老頭兒，小的却和他相識，他名字喚劉雲，由此推想，那兩口子定是他的主人劉子章無疑了，五爺豈不知劉家是世代顯官麼，如何可以欺侮，因此小的說不大穩便，暴武揚聽說是劉子章，心中也暗說不妥，但是兩眼再向那林內一瞧，又不免有情，誰能道此起來，暗着牛兒道，你且將那劉雲喚出來，問問他看，那兩口子究係何人，如果眞是他的主人，咱們再想別法就是，正說着忽見林內陡然射出一道光華，直指霄漢，